

伊斯兰思想

《古兰经》文本探究*

王新生

摘 要:《古兰经》文本像《圣经》一样经历了自身的正典化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结晶的“奥斯曼本”呈现出一些显著的文本特征和线索。把握《古兰经》的这些特征和线索,不仅有助于人们判断经章降示的顺序和主题,而且有助于从学理上纠正某些代表性的西方学者所谓《古兰经》文本存在缺陷的偏见。

关键词:《古兰经》; 正典化; 奥斯曼本; 伊斯兰教; 伊斯兰文化

作者简介:王新生, 博士,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副教授(上海 200433)。

文章编号: 1673-5161 (2010) 01-0047-07

中图分类号: B961

文献标识码: A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卡尔·拉纳‘先验人学’的来龙去脉及其对当代天主教与伊斯兰教对话的影响”(2009BZX006)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当代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视角下的《古兰经》与《圣经》关系研究”(07JA730002)的阶段性成果。

众所周知,《古兰经》是以“明白的阿拉伯语言”^①(26: 195)降示和辑录而成的。而世界上大多数人通常要靠译本来了解《古兰经》。即便母语是阿拉伯语的人,要把握《古兰经》的真谛也绝非易事,遑论大多数靠各种译本来阅读《古兰经》的人了。这个事实使真正解读《古兰经》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要想更好地把握《古兰经》的真谛,就不能不关注其文本形成过程和特点。

一、《古兰经》的正典化

穆圣在世的时候,《古兰经》并未编纂成册,因为那时编辑和整理《古兰经》的任务尚不十分迫切。一方面,圣门弟子中很多都能全部背诵《古兰经》的哈菲祖^②;另一方面,穆圣健在,即便人们在《古兰经》的经文方面遇到问题,先知穆罕默德也可以亲自解决。^{[1]25}

穆圣去世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与非伊斯兰的阿拉伯部落的战斗中,越来越多收集和熟悉《古兰经》的人阵亡。特别是在艾卜·伯克尔(Abu Bakr)继位的第二年,在亚玛玛(al-Yamama)战役中,能背诵全部《古兰经》的圣门弟子有好几位阵亡,另有一些哈菲祖也在之后的历次战争中陆续阵亡(阵亡归真的哈菲祖数字说法不一,有的说是70人,有的说是700人)。欧麦尔(Umar ibn al-Khattab)深感《古兰经》有失传的危险,于是向艾卜·伯克尔建议整理《古兰经》,以免散佚。艾卜·伯克尔开始有些犹豫,认为自己没有使者的授权,而且使者没有做过的事人们恐怕也

① 本文引用的《古兰经》译文均出自马坚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阿拉伯语“保管者”或“守卫者”的意思。

不宜做，但欧麦尔最终还是说服了他。^{[2]40[3]60-61}

艾卜·伯克尔于是派人找来栽德·本·彻比特委以重任，此后又邀请了武百耶、阿里、奥斯曼三人来协助栽德从事《古兰经》的收集整理工作。这四个人都是曾专责替穆罕默德记录启示的，又都能背诵全部《古兰经》，他们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整理委员会”的组织，经常一起研商、整理先前记录下来的启示，并且以背记的资料和记录的资料互相参校。^{[4]2117-2118}全部《古兰经》整理完成之后，他们便把这唯一的《古兰经》手稿交给艾卜·伯克尔保管。艾卜·伯克尔去世后，归欧麦尔保管。欧麦尔去世时，又把它传给了他的女儿、穆罕默德的遗孀、圣妻哈福赛(Hafsa bint 'Umar)保管。^{[3]61[5]89}

伊历 25 年（公元 645~646 年），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在进行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战役期间，为《古兰经》的有关读法发生了争执。^{[2]42[3]61}目睹此情此景的将军侯宰斐（Hudhaifa ibn al-Yamani）深感不安，便在返回麦地那之后据实禀报哈里发奥斯曼，劝谏奥斯曼设法挽救，以免伊斯兰公社出现像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那样的分裂。于是，奥斯曼派人去哈福赛那里借取了艾卜·伯克尔时期所辑缮的《古兰经》原本，命栽德·本·彻比特、阿布杜拉·伊本·祖白尔（Abdullah ibn Zubair）、赛义德·本·阿斯（Sa'id ibn al-Asi）、阿卜杜拉赫曼（Abdurrahman ibn al-Harith）等人抄写几部。^{[4]2118}

具体而言，在奉命抄录《古兰经》的数人中，除栽德是麦地那人之外，其余都是麦加的古来氏人。据载，奥斯曼对他们说：“倘若你们为《古兰经》的词语而与宰德的意见不一致，那么，你们就照古来氏人的方言抄写吧。因为《古兰经》是依他们的方言而启示的。”^{[6]5[2]42}他们一共誊抄了七部，一部保存在麦地那，其余的分寄麦加、大马士革、也门、巴林、库法、巴士拉等要地。^{[7]83}奥斯曼下令把其它流传的《古兰经》材料一概焚毁。^{[3]61}奥斯曼下令抄写的《古兰经》被称为“定本”（al-Mushaf al-Imam）或“奥斯曼本”（Mushaf Uthman），现在通称“奥氏本”（al-Mushaf al-Uthmani）。这是哈里发奥斯曼于穆圣去世 20 年之后（公元 653 年），完成的一项重要而神圣的业绩，也是他对伊斯兰教的重大贡献。^{[1]25-26}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有学者对哈福赛所保存的《古兰经》的权威性及其作为“奥斯曼本”的唯一或主要底本的地位提出质疑，但是无论如何有两点是无疑的：一是这个“委员会”收集了所能发现的所有启示；二是当出现方言差异的时候，以麦加古来氏人的语言形式为准。^{[2]43}无论先前《古兰经》的形式如何，现在传世的《古兰经》无疑是“奥斯曼本”《古兰经》。奥斯曼指定的委员会不仅决定什么包含在《古兰经》之中，什么排除在《古兰经》之外，而且确定了经章的数量和次序，可以说是完成了《古兰经》的正典化。^{[2]44}

二、文体风格线索

就文本形式而言，奥斯曼定本《古兰经》的经章顺序并不是按照经章下降的时间先后编排的。研读《古兰经》时，人们是通过注意那些启示的文本要素等方式，来了解不同经章降示的时间顺序的。《古兰经》最早降示的那些经文的特征是韵文（例如 90 章、96 章）；无奈的是，这一点在绝大多数译本中都无法体现。^①但是最早启示的那些启示经文中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征，绝大多数译本还是可以体现的，那就是盟誓的定式。

最早降示的那些经文中借以盟誓的“事物”有时与天使有关，有时与风有关，有时则与战马有关。例如：“誓以播种者，载重者，飘流者，分配者，警告你们的事确是真实的，报应确是要发

^① 林松先生的《古兰经韵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生的。”(51: 1-6)“誓以奉派传达佳音,遂猛烈吹动者,誓以传播各物,而使之分散,乃传授教训者,誓以示原谅或警告者,警告你们的事,是必定发生的。”(77: 1-7)“誓以急掣的,轻曳的,奔驰的,先驱的,决策的,当震动者震动,而续发者续发之日,在那日,许多心将忐忑不安,许多眼将不敢仰视。”(79: 1-9)“以喘息而奔驰的马队盟誓,以蹄发火花的马队盟誓,以早晨出击,卷起尘埃,攻入敌围的马队盟誓,人对于主,确是孤负的。”(100: 1-6)“以列班者发誓,以驱策者发誓,以诵读教诲者发誓,你们所当崇拜者,确是独一的,他是天地万物之主,是一切东方的主。”(37: 1-5)

此外,早期降示经文中借以盟誓的还有晨曦、黎明、子午、夜晚、天空、月亮和星辰等:“誓以上午,誓以黑夜,当其寂静的时候,你的主没有弃绝你,也没有怨恨你。”(93: 1-3)“以时光盟誓”(103: 1);“我以晚霞盟誓,以黑夜及其包罗万象的盟誓,以圆满时的月亮盟誓”(84: 16-18);“以月亮盟誓,以逝去时的黑夜盟誓,以显明时的黎明盟誓”(74: 32-34);“以笼罩时的黑夜盟誓,以显着时的白昼盟誓”(92: 1-2);“誓以黎明,与十夜,与偶数和奇数,与离去的黑夜”(89: 1-4);“以没落时的星宿盟誓”(53: 1);“以苍穹和启明星盟誓”(86: 1);“誓以有宫分的苍穹”(85: 1);“我誓以运行的众星——没落的行星,和逝去时的黑夜,照耀时的早晨”(81: 15-18);“我必以星宿的没落处盟誓”(56: 75);“以含雨的云和有缝的地发誓”(86: 11-12)。

以上这些盟誓的定式在穆圣创传伊斯兰教后期所降示的《古兰经》经文中便很少看到。在后来降示的经文中,借以盟誓的定式要么是“以明白的经典盟誓”(43: 1)、“以明确的经典盟誓”(44: 1),要么是“以尊严的《古兰经》盟誓”(50: 1)、“指著名的《古兰经》盟誓”(38: 1)和“以智慧的《古兰经》发誓”等。再后来,这种盟誓程式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新程序变成:“这些是天经——明白的《古兰经》的节文。”(15: 1)

《古兰经》在文本方面还有一种需要注意的特有表达定式,就是当不信道者、伪信者或以物配主者说出某事的时候,穆圣会奉真主的命令予以回击。前者所说的话通常以“他们(不信道者)说”开始,而穆圣奉真主之命所传述的话语则以“你说”开始。^{[8]9}

《古兰经》最初所面对的教导对象是麦加人,后来也面向麦地那的居民,最终则面向阿拉伯的贝都因人和世人。《古兰经》受众范围越来越广泛这个背景,从文本中受众的称谓最终变成“啊人们!”这点可见一斑。

此外,在《古兰经》文本方面通常又有麦加章和麦地那章之别。这种区别源于《古兰经》的“标准埃及版”,其中每章都有一个标题说明是麦加期间或是麦地那期间降示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标题是编辑们的工作成果,并非是《古兰经》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某个经章被归入麦加章还是麦地那章基于伊斯兰的古代传统,但是那些传统远不是众口一词的。19世纪以来,一直有欧洲学者试图用他们自己有关文本风格和神学方面的标准来补充伊斯兰教的传统,但是收效甚微。^{[3]62-63[9]32-33}

三、文本板块线索

一般人们接受的说法是,《古兰经》文本有“麦加章”86章和“麦地那章”28章。尽管人们无法确定《古兰经》经章之间的精确顺序,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特定章节的内容还是可以判断其究竟是在麦加时期还是在麦地那时期降示的。在麦加,先知穆罕默德只有为数不多的一小群追随者,且经常受到那些有钱有势的阿拉伯人的骚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已是一位宗教和政治领袖。那时,麦加的异教徒时而形成一种外部军事威胁,但日常的敌对

势力主要还是来自麦地那居民中的犹太教徒。

“麦加章”不仅篇幅通常比“麦地那章”简短，而且经节也相对简练。根据有关研究^{[3]65-66}，“麦加章”包含六类材料：其一是“使者经段”，这些经段主要是面向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所发出的教导。在这些经段中，真主启示自己是穆罕默德的主：委任穆罕默德（如 74：1-7）、指导他祈祷（如 73：1-9）、安慰他（如 93：3-8）而且呵斥他（如 80：3-10）。其次是“迹象经段”，这些经段主要指向作为真主慈恩明证的创造奇迹：这些奇迹要么引发感恩（如 55：1-25），要么作为他的大能的证据来迫使怀疑者对真主能够让死人复活的能力深信不疑（如 56：57-73；75：36-40）。其三是“论战经段”，这些经段鞭挞阿拉伯异教徒崇拜真主之外的其他神祇（如 53：19-23）、贪恋物质财富（如 103：1-3）、不关心弱势群体（如 89：17-20）、不信道且迫害信道者（如 96：9-13）。其四是“叙事经段”，其中的一些经段叙述先前拒斥真主使者的那些民族相继被毁灭（如 51：24-46），另一些则描述诸如族长优素福（如 12：4-101）、尔撒的母亲麦尔彦（如 19：16-33）等信道者们的典范生活。其五是“末世经段”，这些经段图解式地描述了迫在眉睫的大灾（如 81：1-13）、最后审判（如 99：4-8）、乐园的喜乐和火狱的折磨（如 69：19-34）。最后是“启示经段”，这些经段具体论及古兰讯息的启示地位、陈明古兰讯息的确实性（如 53：4；56：77-80）、驳斥针对先知穆罕默德的指控（如 69：41、44-46；81：22）、解释先知所见的奇怪现象（如 53：5-10、13-16、18；81：23）。

“麦地那章”通常篇幅较长和较为复杂。尽管如此，“麦加章”中的那六类材料同样以某种变形出现在“麦地那章”中。在“麦地那章”中，使者经段是以“先知啊！”开始的（如 8：64）。针对阿拉伯异教徒的论战经段相对较少，取而代之的则是针对不信道的犹太教徒（如 4：153-161）和基督教徒（如 5：72-75）的长篇大论。“麦加章”中旨在劝化怀疑者的长篇末世经段，被“麦地那章”中径直向信道者简单提及乐园和火狱这种定式所取代（如 2：25、81）。叙事经段也不再由不信道的民族遭彻底毁灭的那些惩罚故事所主导，代之以有关真主在惩戒之后一次又一次地宽赦穆萨时代的以色列的后裔的故事（如 2：40-141）。此时穆罕默德显然被描绘为具有穆萨（如 2：108；4：154）及包括易卜拉欣和尔撒（如 4：163）在内的其他希伯来先知的地位。鉴于麦地那的那些启示主要是面向穆斯林或者面向那些与穆斯林共同具有创世信念和来世信念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所以迹象经段不再必需，只是偶尔出现（如 2：21-22、28-29、164）。最后，启示经段也相对罕有（如 2：1-2；4：82；24：1）。除了“麦加章”中已有的这六类材料之外，“麦地那章”还包含对于信道民众的一种法规灌输和道德劝勉（如 2：178-203、278-283；4：1-12、15-25、29-43）。其中，很多经章还以诸如“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和“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这样的形式，频繁提到真主的“许多极美的名号”。

显然，无论是在“麦加章”还是在“麦地那章”中，那些启示都是以极具吸引力的术语表述的：火狱被描绘成比夏日蒸腾的沙漠还要糟糕的地方，既没有水，也没有荫凉；而下临诸河的乐园听起来则比任何尘世的绿洲更加诱人和令人振奋。叙事则是要么关于一些传说性的阿拉伯民族，要么关乎阿拉伯人大概通过他们与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接触所熟悉的《圣经》人物。真主的迹象则包括阿拉伯人最为仰赖的那些动物和植物，例如椰枣和骆驼。

尽管如此，“麦加章”还是传递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讯息。以“六类材料”为例，使者经段告诉我们，先知不是古兰讯息的作者，而是其忠诚的传播者；迹象经段肯定真主是唯一的创造者，人们周围的一切都充满真主慈恩和大能的迹象，而这应当引发人们的感恩和敬畏；论战经段对准人们崇拜假神的倾向，这些虚假的神祇放任人们沉溺私欲，而且贪求损害社会弱势群体；叙事经段则提醒人们，过去那些堕落的文明、竟然拒绝奉派去教化它们的正直先知和使者的那些文明，

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末世经段则是可怕的警示，当代一些社会也许正步其后尘，而每个人最终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最后，启示经段则强化了使者经段，表明古兰讯息不是来自别的而是来自创造者真主。

“麦加章”所阐明的主要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麦地那章”则提供建设伊斯兰社会的具体方针。例如，麦加章确立了这样一种原则：人们的创造者慷慨地为人提供滋养，因而人们有义务去关爱他人，而不是自私地聚敛越来越多的财富。但是对于这条原则的认识本身不足以使人们远离贪婪，所以麦地那的启示要求完纳被称为“天课”的、必须的慈善份额；它们禁止赌博和放贷食利，而且通过设立斋月斋戒的定制来培养人的自我克制力。

四、文本连贯问题

出于教法剖析的视角，绝大多数《古兰经》的经典诠释者都把《古兰经》文本当作命题集来看待，他们主要关切的是语词和语句的意义而不是相继的经节或者经章之间的关系，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古兰经》的连贯性问题。但这却是依靠《古兰经》译本来阅读《古兰经》的学者和个人常常感到困惑的问题。例如，一些人总是力图把《古兰经》从头读到尾，仿佛《古兰经》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总是发现它缺少文学性。例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就视之为“令人百般辛苦的读物”和“令人生厌的杂乱堆砌”。他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他手头上只有一部相对乏味的《古兰经》英译本。^{[3]68}如果这还可以谅解的话，一些西方著名的阿拉伯专家也声称《古兰经》缺乏结构和连贯性，我们又当如何看待？

在这些阿拉伯专家的眼中，《古兰经》的所谓缺陷有三重。

首先，在个体经节或一小组经节水平上存在明显的不连贯。例如，西方《古兰经》学者讷尔戴克（Nöldeke）特别注意到言说者在《古兰经》70章40节及其下接经文中自指时“我”和“我们”之间的突兀转变。^①他得出结论说，穆罕默德行文欠佳，他力图给人真主向他说话的印象，但是无法维持这种做法，结果真主的说法频频沦为有关真主的说法。其实，类似讷尔戴克的这种指控是站不住脚的，他没有注意到代词的突然转换是加强表达效果的一种修辞方法，而且言说者用不同的代词自指是完全连贯一致的。当真主想与他的仆人特别密切的时候，当真主想表达他的愤怒，或者当他想维护其神圣统一性的时候，用单数第一人称“我”和“我的”；当真主想要表达他的大能、威仪或慷慨的时候，他使用复数第一人称“我们”和“我们的”；最后，当真主想传递有待信道者重复的、有关真主他自己的信息的时候，他用单数第三人称“他”和“他的”，或者把他自己自指为“真主”或“主”。

其次，许多经章看起来缺乏总体结构。例如，理查德·贝尔（Richard Bell）尤其关注主题突然转变：从末世论到叙事再到对先知的训导等。他论证说，因为书写材料的匮乏，那些启示经常记录在写有早先启示的薄片的反面，或者直接记录在废弃的草稿之上。编纂者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把正反两面前后相继地复制出来，从而产生由没有联系的经段构成的一些经章。但是把贝尔所谓缺乏连贯性的一些经章加以仔细考察，结果会发现它们比贝尔所认为的要统一和连贯得多。它们事实上是由韵律、韵脚和关键词的循环联系在一起的。当《古兰经》被转译成英语、中文或其他语言的时候，韵律和韵脚自然大多失去。但是倘若所使用的译本保持合理的前后一致的话，机敏的读者仍然可以觉察到关键词的循环。例如，2章282节是非常长的一节经文，在绝大多数版本中要占据整整一页；该节劝导信道者说，当他们彼此之间成立定期借贷的时候，应当写一张

^① 马坚先生《古兰经》译本中都译成“我”。

借券。尽管这节经文谈论的是法律问题，而且出现在经章靠近末端的地方，但回应的却是靠近经章开端的地方谈论启示的材料。其中本节重复提到写和书写，而且断言写下借券和请人作证可以祛疑。这让读者联想到经章开端处有关《古兰经》的介绍：“这部经，其中毫无可疑，是敬畏者的向导”（2：2），以及“如果你们怀疑我所降示给我的仆人的经典，那末，你们试拟作一章，并舍真主而祈祷你们的见证，如果你们是诚实的。”（2：23）

最后，尽管《古兰经》的各章大致是按照长度递减的原则安排的，但是好像没有如今这样安排顺序的理据。例如，两种英译本《古兰经》的译者路德维尔（Rodwell）和达伍德（Dawood）（一位是基督教徒，另一位是犹太教徒），把改进传统经章顺序引为己任。路德维尔选择按照降示的时间顺序来排列。实际上路德维尔继承的是一些伊斯兰学者已有的做法，如加拉鲁丁·苏尤提（Jalal al-Dinal-Suyuti，?~1505年）、威廉·穆尔（William Muir，1819年~1905年）等。而达伍德的译本则“以更具有《圣经》特色和诗歌特色的经段开始，而以长得多而且时常更具有主题性的经章结尾。”达伍德宣称新的顺序安排“主要意在替没有知识背景的读者考虑，可以理解，诸如‘黄牛’或‘妇女’这些传统上置于卷首的世俗经章时常让他们心生厌恶。”^{[10]11}

然而，事实上《古兰经》的经章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章节，章名也不是章节标题。因此，达伍德的导言误导性很强。翻译成“经章”的“苏拉”（sura）一词只用在《古兰经》中，专指《古兰经》中的114章。经章的章名只是方便的称呼。例如，“黄牛（百格勒）”章并非主要关于黄牛，“黄牛”章的章名不是用作指示该章主题的标题。之所以得名是因为“黄牛”在2：67—71中出现四次，而在其他经章中一次也没有出现。特别是有伊斯兰教学者提醒，《古兰经》中之所以还有许多经章以这种方式命名，是因为阿拉伯语尽管丰富，但是没有囊括那些经章所讨论的主题的广泛范围的语词。事实上，人类所有的语言都有相同的局限。

对于所谓《古兰经》的连贯性问题，当代伊斯兰思想家赛义德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许多人，特别是初读《古兰经》的非穆斯林，为经文缺乏某种连贯性而感到惊讶。它既不像一种高度神秘的文本，也不像一种亚里士多德逻辑指南，但它实际上既包含神秘主义又包含逻辑。尽管它包含最为强有力的诗，但不仅仅是诗。《古兰经》的文本显露的是被圣言的力量所压垮的人类语言。就像海浪在海边的岩石上碎裂为水滴一样，人类的语言仿佛也碎裂为上千片段。一个人通过在《古兰经》语言上留下的碎裂效果，感受到《古兰经》由之产生的那种神性力量。《古兰经》显示出，带有所有固有弱点的人类语言突然间成为圣言的承纳者，并且在比人类所能够想象得还要无限大的力量面前展现出它的脆弱性。”^{[11]36}

尽管迄今《古兰经》经章的前后相继关系和文本特点仍然没有完美的、公认的解释，但是肯定不像路德维尔、达伍德和其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随机。因为有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在某个经章临近末尾处出现的关键词或者观念，经常在下一章接近开端处重现。以《古兰经》的首三章为例：第一章以“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1：6）的呼吁收尾，而第二章就以提及《古兰经》是“敬畏者的向导”开始（如2：2）；第二章的高潮是“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如2：255）所引导的那些经文，而这个经句在第三章开端处又一字不差地加以重复（如3：2）。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兰经》形成官方钦定本的时代，伊斯兰教早已成为一个广袤地区的统治宗教，彰显组织社会、调节社会关系的各项制度、律例和禁戒成为当务之急。这至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经文编纂者将反映政治、经济和社会伦理的经章置于《古兰经》首要地位，而放弃年代顺序编排的原因。

五、结语

以“明白的阿拉伯语言”（26：195）降示和辑录而成的《古兰经》源于安拉的神圣启示。马坚先生曾就《古兰经》指出：“《古兰经》是阿拉伯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妙文，具有美妙动人的文体，铿锵和谐的音调。《古兰经》的意义虽然可以译出，但《古兰经》的‘神韵’和‘天籁’就无法模拟了。”^{[4]2131} 鉴于安拉启示的《古兰经》教理广泛、深奥，以及文辞绝妙超凡、韵律优美，特别是其中还存在一些“隐晦经文”，所以把握《古兰经》文本的最好办法是拜读原文，并且充分注意《古兰经》的文本特征和内容线索。

大致而言，现在《古兰经》经章的先后次序是按照长度排列的。除作为简短祷文的首章“开端”外，第二章最长，然后诸章依次渐短，最短的那些经章位于《古兰经》的末尾。然而从降示的历史角度而言，较长的经章大多数降示在后，而最短的那些经章通常是在穆圣活动的初期降示的。所以有学者指出，如果想大致按照经章降示的时间顺序阅读《古兰经》文本的话，最好是从《古兰经》的末尾开始倒读。^{[8]4[1]26} 至于具体的“颁降次序”，很多研究著作都有列表。^{[4]2132-2135}

[参考文献]

- [1] Paul Varo Martinson. Islam: An Introduction for Christians [M]. Minneapolis: Augsburg, 1994.
- [2] W. Montgomery Watt. Bell's Introduction to the Qur'an [M]. Edingburgh: Eding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 Neal Robinson. Islam: A Concise Introduction [M].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9.
- [4] 穆罕默德·肖天福.《古兰经》汉译注释汇集(第三分册)[M]. 香港: 香港天马出版社, 2006.
- [5] 罗伊斯顿·帕克. 穆罕默德: 伊斯兰教的创立者[M]. 朱水飞,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 [6] 马坚. 古兰简介[M]// 古兰经, 马坚,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 [7] 金宜久. 伊斯兰教概论[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 [8] Anton Wessels. Understanding the Qu'ran [M]. London: SCM Press, 2000.
- [9] Jane Dammen McAuliffe, eds.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Qur'a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0] N. J. Dawood. The Koran[M]. 4th 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 [11] Seyyed Hossein Nasr. Ideals and Realities of Islam[M]. Chicago: ABC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2000.

An Initial Probe into the Text of the Quran

WANG Xinsheng

Abstract Just as the Holy Bible in the history, the Holy Quran itself as a text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Canonization, the resulting outcome of which is Mushaf 'Uthman with some explicit tex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clues. It is beneficial and helpful to grasp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lues in that it not only help us to make our decision on the revelation order and topical theme of each chapter of Quran, but also help us to correct the prejudices of the representative Western scholars that the Quran has some textual disfigurements.

Key Words The Quran; Canonization; Mushaf 'Uthman; Islam; Islamic Culture

(责任编辑: 钮 松)